

《明史·流贼列传》：「庄烈非亡国之君，而当亡国之运，又乏救亡之术，徒见其焦劳督乱，子立于上十有七年。而帷幄不闻良、平之谋，行间未睹李、郭之将，卒致宗社颠覆，徒以身殉，悲夫！」

《明史·庄烈帝本纪二》评价崇祯说：「在位十有七年，不迩声色，忧勤惕励，殚心治理。……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，为亡国之义烈矣。」

崇祯帝 大传

晁中辰 著



宋祐帝

晁中辰著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崇祯帝大传/晁中辰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3

ISBN 978-7-101-11493-5

I . 崇… II . 晁… III . 崇祯帝(1611~1644)-传记
IV . K827 = 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1630 号

书 名 崇祯帝大传
著 者 晁中辰
责任编辑 陈 虎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20 字数 310 千字
印 数 1-4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493-5
定 价 45.00 元

前　言

崇祯皇帝(1610—1644)名朱由检，1627至1644年在位，年号崇祯，故后人习称他为崇祯帝。当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，他吊死煤山(今北京景山)。南明福王政权追谥他为烈皇帝，庙号思宗，后以“思”字不吉利，又改为毅宗。清入关后，以帝礼改葬崇祯帝，上谥怀宗，乾隆时改谥为庄烈愍皇帝。因此，在史书中对崇祯帝有好几种不同的称谓。

崇祯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人物。后人一说起崇祯帝，似乎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。他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，一个急剧变化的山崩地坼的时代。崇祯帝处于各种政治势力激烈角逐的漩涡中心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。举目望去，以李自成、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，势如燎原。辽东的满清势力亦日益强大，并不时大规模内扰。与此同时，明王朝却日益腐败，这台国家机器越来越运转不灵。尤其可悲的是，崇祯帝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置却接连失误，从而使他和明王朝一起一步步走向了灭亡。

综观崇祯一朝，以下几点尤令人深思。

“臣皆亡国之臣”的历史疑问

崇祯帝口口声声说：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臣皆亡国之臣！”其实，在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间，明朝政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恶性循环之中，崇祯帝难辞其咎。他青年继位，本想成为一个“中兴之主”，深厌明中期以来的诸事萎靡，故“日理平台”，力求速治。他为政察察，对臣下果于诛戮，“败一方即戮一将，隳一城即杀一吏”，像走马灯似地更换大臣，在位十七年竟换了五十个大学士、十四个兵部尚书。明末著名的几个能臣的悲剧命运都与崇祯帝有关。督师辽

东的袁崇焕被崇祯帝冤杀，极尽残忍；卢象昇勤王，战死沙场，毫无抚恤；在松锦大战中，洪承畴连败清军，逼使皇太极急火攻心，呕血不止，崇祯帝却听信谗言，严令速战，最终导致明军惨败。明明责任在己，而他却诿过臣下。如此一来，大臣们人人自危，不思有功，但求自保，遇事互相推诿，局势更加恶化。

崇祯帝深厌宦官专权，在即位之初果断地除掉魏忠贤，“钦定逆案”，为世人所称颂。但不久他就感到，外臣亦不可靠，便又变本加厉地倚重宦官，且至死不悟。为了尽快地镇压农民起义军，崇祯帝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增兵增饷，结果却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而纷纷逃亡，为渊驱鱼，农民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，他自己也最终被农民军逼上煤山。

十几年大饥荒，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？

应该指出的是，崇祯年间出现连续十几年的大饥荒，饿殍遍野，惨绝人寰，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什么“天灾”，而是“人祸”。农民的负担本来就很重，崇祯时又接连加征辽饷、练饷、剿饷，数额巨大。除了这类敲骨吸髓式的加征外，还有地方官名目繁多的“私派”，且“私派多于正赋”。这类加征和私派都按亩征收。地方官为征足数额，一户逃则由其余九户补足，九户逃则由未逃的一户补足。如此一来，农民不堪重负而纷纷外逃，“十室九空”。尤其是北方，广大农村已几乎无人安心农耕。可以想见，即使再风调雨顺的年景，大饥荒也不可避免。当地方官实在征收不到钱粮时，便只好谎称旱蝗所致。旱蝗大灾可以发生一年、两年，绝不会连续发生十余年。实际上，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，各种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。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年代，其危害就会大大减轻，不会酿成大的社会饥荒和动乱。如果是政治黑暗的年代，小灾也会变成大灾，甚至本来无灾也会出现大饥荒。崇祯年间的大饥荒实际上就是人为的一场大灾祸。

下“罪己诏”最多，徒邀虚誉

崇祯帝还堪称汲汲邀誉的专家。他是中国历史上下“罪己诏”最多的皇帝。面对天下祸乱和灾异，他自称不敢居正殿，避居武英殿，“减膳撤乐”，不吃肉食，以与天下士民共患难。他将宫中各种铜像熔铸成铜钱，以充禄饷。这些装模作样的做法确实为他赢得一些好名声，连李自成也说他“君非甚暗”，却无救乱亡。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，发现崇祯帝“内帑”银竟高达“三千七百万”两之巨。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中的天文数

字，只要拿出零头就足可免除全国两年的加征。天下已残破到那种地步，崇祯帝还在那里贪得无厌地聚敛钱财，加征不已。明清之际的人士一说到这点就感叹不已：“其亦可悲也矣！”

这本书将通过对史实的客观描述和分析，看看崇祯帝如何思想和生活，如何对待和处置各种重大事件，又是如何与明王朝一起走向了灭亡。

现在凡是去过北京的人，大都要到景山公园一游。来这里的人们可以不登山远眺，但大都要到崇祯自缢处凭吊一番。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农，也大都能讲一段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故事。在崇祯帝自缢的槐树前，人们徘徊议论，回首历史往事，似乎又回到了明清之际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。

目 录

前 言

第一章 少年皇孙

- 第一节 深宫童年·····3
第二节 藩王生涯·····9
-

第二章 铲除魏忠贤 钦定逆案

- 第一节 入正大统,战战兢兢·····15
第二节 铲除客魏·····22
第三节 毁《三朝要典》,钦定逆案·····35
-

第三章 频换阁臣 党争不息

- 第一节 整顿内阁·····45
第二节 “皇帝遭瘟了”——周延儒与温体仁之争·····53
第三节 频换首辅,朝政日非·····69
第四节 再用周延儒·····80
-

第四章 重用内臣 政体日坏

- 第一节 用东厂威制天下·····95
第二节 用宦官监理天下财政·····102

第三节 用宦官监领天下兵马·····106

第五章 治国艺术 邀誉有方

- 第一节 为政察察,举措乖张·····117
第二节 日理平台,官贪兵懈·····130
第三节 加征再加征,苍生何不幸·····140
第四节 汲汲邀誉,无救乱亡·····147
-

第六章 对农民军的剿抚

- 第一节 西北遍地烽火·····155
第二节 频换主将,剿抚皆失·····163
第三节 剿不胜剿,山河破碎·····181
-

第七章 与清战和皆失

- 第一节 冤杀袁崇焕,误罢孙承宗·····195
第二节 清兵屡次内犯,明廷战和皆误·····208
第三节 松锦之战·····220
-

第八章 内宫生活和思想政策

- 第一节 崇祯帝的家庭生活·····233
第二节 崇祯帝的思想信仰·····243
第三节 崇祯帝的对外政策·····249
-

第九章 甲申之变 魂殒煤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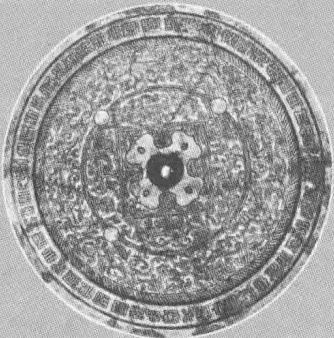
- 第一节 李自成进军北京·····261
第二节 崇祯帝吊死煤山·····272
第三节 崇祯帝死后的风云变幻·····281

第四节 景山游魂,任后人评说·····286

结语·····291

附录 崇祯帝大事年表·····295

后记·····303



第一章 少年皇孙

1610年八月，明朝第十四代皇帝朱常洛在即位一月后即病死，围绕他的皇位接踵发生了“妖书案”“梃击案”“红丸案”。他的第五子即后来的崇祯帝朱由检，曾默默地看到了这一切。这个在宫廷中成长起来的皇子，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运。他的生母刘贤妃，在他五岁时即抑郁而死。在光宗病逝后，天启皇帝继位，他被封为信王。天启帝在位七年，身后无子，他继位为皇帝。

第一节 深宫童年

崇祯帝朱由检生于万历后期，神宗万历皇帝是他的祖父。他的父亲是后来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光宗泰昌帝，即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。他的长兄是朱由校，即后来继光宗即位的天启皇帝。他的生母是刘贤妃，他很小的时候刘贤妃即抑郁死去，光宗遂将朱由检交庄妃抚养。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初年，继争国本后又连续发生了“三案”之争，都不同程度地与崇祯帝的命运相关。这期间，明宫廷里烛影斧声，纷纷扰扰，伴着崇祯帝度过了童年时代。

生母之死

万历三十八年(1610)十二月二十四日^①，明皇宫中又有一个新婴儿呱呱坠地，他就是人们后来所习称的崇祯帝朱由检。他的父亲朱常洛这时二十八岁，看着自己又添了第五个儿子，自然是满心高兴。在朱常洛众多的嫔妃当中，刘贤妃的地位很低，但母以子贵，自己为朱家皇族生了个儿子，其地位马上就会有所提高，所以最高兴的还是刘贤妃。十二月的北京处于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滴水成冰，虽然宫中生着火炉，还是难以驱除寒意。宫中可供驱使的奴婢很多，但宫中诡秘，互相倾轧的事接连不断。尤其是这些日后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，说不定神不知鬼不觉地会遭到什么人的暗算。因此，刘贤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，凡护养儿子的事都尽可能亲自料理。这时已近春节，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噼啪作响的爆竹声，宫中的诸色人等都忙着张灯结彩，希望能过个快乐年。这时神宗万历皇帝又添个皇孙，按说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了。但皇宫的人似乎都在习惯性地各人做着各人的事，谁的脸上也看不到笑容。除了刘贤妃和朱常洛以外，其他人好像没有谁把朱由检的诞生当回事。相反，皇宫中充斥着一种阴冷的气氛。十一月一日刚发生了日食，这被认为是上天示警，万历皇帝不得不修省一番，以禳灾祸。这年又因“旱灾异常”，山东、河南、四川等数省纷纷向朝廷请赈，河南等地还发生了以陈自管为首的农民起义，辽东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势力连败明军，各地官兵纷纷向朝廷请饷。面对纷纷扰扰的政局，万历皇帝却躲进深宫，不见朝臣，只是要臣下献“足国长策”，并明令臣下不得请发内帑^②。在这种情景下，万历皇帝的心情一直很烦躁，所以他并不关心朱由检这个皇孙的诞生。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，古代的许多皇帝一生下来似乎就有许多吉兆，这在史书中可谓俯拾皆是。而崇祯皇帝诞生时却是这幅景象，这大概预示着他日后的帝王生涯必定多灾多难。

① 本书中的月日仍使用旧历，不注公历。

② 《明史》卷 21《神宗本纪二》。

崇祯帝的生母刘贤妃祖籍海州，后来迁居宛平。她初入宫时为淑女，贤妃的称号是后来追封的。自从生了崇祯帝朱由检，刘贤妃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儿子的身上。刘贤妃自恃生了个皇子，自然不满足于以前那种卑下的地位，渐有些气壮起来。这很快招致了其他嫔妃的嫉妒，不时在朱常洛面前进谗言，使刘贤妃很快在朱常洛跟前失了宠，不久便将刘贤妃重谴一通，迁居别室，不许进见。刘贤妃忧郁成疾，不久死去。这时崇祯帝才五岁。光宗朱常洛为此非常后悔，害怕此事被他的父皇万历皇帝知道，就严戒宫中诸人不得外传，悄悄地将刘贤妃葬于西山。

崇祯帝幼年丧母，自然是一大不幸，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创伤。刘贤妃死后，光宗朱常洛将崇祯帝交李选侍抚养。光宗有两个李选侍，分别称东李、西李。东李的身份要在西李之上，但受宠远不及西李。后来由于西李参与移宫案等政争，名声大噪，致使李选侍几乎成了西李的代名词。西李曾抚养过崇祯帝的长兄天启帝，此时天启帝已十一岁，已出阁就学，所以光宗又将年幼的崇祯帝交西李抚养。但西李不久生了个女儿，光宗便又将崇祯帝交东李抚养。东李称庄妃，心地善良，不大与人言笑，因自己不曾生育，便将爱心都倾注在崇祯帝身上。年幼的崇祯帝失去了母爱之后，在庄妃这里得到不少补偿。庄妃素恨魏忠贤弄权，在背后常称魏忠贤为“女鬼”，遭到魏忠贤的忌恨。天启年间魏忠贤和客氏串通一气，将庄妃宫中应供应的衣食一减再减，使庄妃终日闷闷不乐，只是当崇祯帝从外面回来后，她这里才有点欢乐。庄妃即使抱病在身，也尽可能地陪着崇祯帝到庭院中游走游走。

崇祯帝原住在徽音门内的勤勤宫。夏季的某一天，天气闷热，崇祯帝在宫中午睡，渐入梦境。他梦见两条乌龙盘在殿柱上，正觉得好玩，突然一声惊雷将他惊醒。降雨过后，天气顿时凉爽好多。院里有一眼井，这时水位也变浅了。崇祯帝去井边汲水，桶中居然有一条金色鲤鱼，长约尺余。崇祯帝十分高兴，随后又汲一桶，又上来一条金色鲤鱼。崇祯帝遂将这两条金鱼放在西苑水池养了起来。后人为此事还写了一首诗：

勤勤宫里雷初动，西苑池中浪几重。

金柱旧曾占好梦，锦鳞今始识真龙。^①

崇祯帝向庄妃说起梦境和得金鱼的事，庄妃笑颜稍开。这种笑容是崇祯帝很少能看到的。庄妃对崇祯帝说：“这是你以后大福大贵的吉兆。”刚说了这句话，庄妃的脸色就沉重起来，颇为伤感地说：“我大概见不到那一天了。”庄妃长期遭受魏忠贤和客氏的虐待，心

^① 王誉昌：《崇祯宫词》卷上。

情抑郁，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，所以此后不久就死去了。崇祯帝继失去生母之后，这时又失去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庄妃，其伤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。

宫中是非多

历代皇宫中都有许多是非非，即人们所常说的烛影斧声，千古之谜。由于皇宫处于权力的中心，看来是皇家的私事，实际上成了天下的公事。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初年，明宫廷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几个大案，对明代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崇祯帝作为皇族的一员，亲自经历和目睹了这些案件的经过，甚至可以说他的童年就是伴随着这些事件度过的。这在他年轻的心灵上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印记，并影响到他日后观察和处理政事的角度和方法。

崇祯帝诞生时，他的父亲朱常洛已被立为太子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父子的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了，其实不然。朱常洛一直生活在危疑之中，甚至可以说一直蒙受着屈辱，并时刻有被废黜的危险。

崇祯帝的父亲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。他的母亲王恭妃原是穆宗皇后的宫女，被万历皇帝私幸而怀了孕，生下朱常洛。按民间说法，朱常洛就是万历皇帝的私生子。因为这事不光彩，万历皇帝起初不愿认这个儿子。后来万历皇帝的母亲进行了干预，并拿出他和王恭妃私幸时的信物，要万历皇帝无论如何也要认下这个儿子，这是朱家皇族之福。但万历皇帝以王恭妃身份卑贱，还是不愿认。他的母亲便很动感情地说，自己原来也是个宫女，也是被隆庆帝私幸而生了万历帝。你还不是一样当了皇帝吗？母亲把老底一揭，使万历皇帝羞愧满面，无地自容，便不情愿地认下了朱常洛这个儿子。认是认下了，但心里总是疙疙瘩瘩。按明代宫廷旧制，皇帝有了儿子，应该马上立为太子，以定“国本”，即此事历来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。尽管有大臣们不断奏请，但此事却久拖不决。

不久，即崇祯帝的父亲五岁的时候，万历帝所宠爱的郑贵妃也生了个儿子，即福王朱常洵，深得万历皇帝的欢心。万历皇帝还私下向郑贵妃许诺，以后要立朱常洵为太子。许多大臣认为郑贵妃有异谋，意在夺嫡，纷纷上疏请早立太子，但万历帝却一直不许。于是，在明宫廷上就展开了旷日持久的“国本”之争。直到朱常洛二十岁时，万历皇帝不得不正式册立他为太子，但受宠却远不及他的弟弟朱常洵。不久发生了“妖书案”，即有人投书，谓万历帝要更换太子，指斥郑贵妃。为此，一时受株连被捕者达上百人。后发现此书乃皦生光所为，便将他磔杀，算是结了案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不久又有人上疏，谓郑贵妃指使同党搞巫蛊，想谋害太子。所谓巫蛊，即用巫术诅咒人。汉武帝时曾因“巫蛊之祸”而废太子。这次幸赖内阁首辅叶向高弥缝其间，未起大狱。这些事都不是空穴来风，它反映了朱常洛太子地位的危疑处境。崇祯帝这时是个孩童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少能得到父亲

的爱抚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)夏天发生了“梃击案”，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明末三案”之一。五月四日傍晚时，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，打伤了看门人，后终于被宫中的人抓获。慈庆宫是崇祯帝父亲朱常洛的住处，张差闯慈庆宫行凶，被认为是郑贵妃所指使，意在谋害太子。一时议论鼎沸，有人甚至指名道姓，说此事乃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所为。经审讯，连及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和刘成。如继续追查下去，牵连会越来越广。万历皇帝多年没上过朝，这时也专为此事召见群臣，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，声言父子友爱，决无废太子之事。

崇祯帝的母亲刘贤妃为此十分高兴，在朱常洛回宫后便向他祝贺，认为既然万历皇帝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表了态，他皇太子的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了。刘贤妃万没想到，她这番祝贺反招来一顿责骂。朱常洛说妇道人家什么也不懂，还好多嘴舌，并立即将她赶出慈庆宫。刘贤妃郁闷成疾，很快死去。

“梃击案”惹得满城风雨，如要认真追查下去，说不定会引出更大的事端。朱常洛不愿过多牵连，极言张差疯癫，郑贵妃决无谋害自己之心。于是，万历皇帝遂命将张差秘密地毙于狱中，随后将庞保、刘成磔杀，草草了结了此案。越是这样不明不白，人们就越多方猜测，致使此案成为历史上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悬案之一。明末清初的大名士顾炎武说到此事，谓自古以来，当一个王朝衰败时，常有妖人阑入宫禁之事，事关国运气数，“亦法禁浸弛所致”^①。要说运气的话，崇祯帝生活在这种时候确实不是好兆头。

在朱常洛被册封为皇太子的同时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。福王这时已二十岁，应立即赴洛阳就藩。但是，尽管臣下一再奏请，万历皇帝还是不让福王离京。外廷为此流言不断，谓郑贵妃和福王还在伺机夺嫡，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仍处在危疑之中。为此，廷臣请求尽早让福王就藩的章奏连续不断，“数十百奏”，但万历皇帝一直不予理睬。这事拖延了十三年之久，直到万历四十二年(1614)，福王才就藩洛阳^②。但明眼人都清楚，福王虽然离开了京师，但对皇太子地位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七月，万历皇帝驾崩，朱常洛于八月一日即皇帝位，庙号光宗，年号泰昌。对于崇祯帝朱由检来说，父亲这时终于当了皇帝，成了天下之主，日子总该好些了。但好景不长，父皇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，为此还引发了一场纷纷扬扬的“红丸案”。原来朱常洛长期受压抑，终日难见一笑，这时登上皇位，群臣向他“山呼万岁”，自然得意万分。郑贵妃这时也进献给他“四女乐”，即四个能歌善舞的美女。有人揣测，这是郑

^① 《日知录》卷 30《妖人阑入宫禁》。

^② 《明史》卷 120《诸王列传五·福王常洵传》。

贵妃想讨好光宗，以消除嫌隙。有人认为，这是郑贵妃想用女色迷惑光宗，包藏祸心。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。人们的确看到，光宗即位十来天就显出病态，虽然仍支撑着坚持上朝理事，但身体虚弱，面无血色。如此支撑了几天，随后就一病不起。先由御医崔文升诊治，本来是下痢的病，他却使用泻药，名为辨证施治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用药后，光宗的病更加严重，下痢更厉害，以至于一天要拉痢几十次。光宗这年三十九岁，在常人看来，这正是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。但可怜的光宗皇帝只几天工夫，就拉痢拉得不成人形，枯瘦如柴，一刻也离不开病榻，稍一动就虚汗淋漓。这时郑贵妃仍住在乾清宫，她和光宗所宠爱的李选侍串通一气，请光宗册封她为皇太后。光宗拗不过她们的一再乞请，便颁诏册封。这又引起了一场风波，礼部侍郎孙如游认为这有悖常典，拒不应命，并上疏光宗，请收回成命。光宗将此疏转示郑贵妃，意在要她主动撤回前请。但郑贵妃哪肯轻易罢休，仍极力活动。光宗外家王、郭二勋戚，这时遍谒群臣，泣诉宫禁危急，郑贵妃和李选侍相互勾结，图谋不轨，并说是郑贵妃指使崔文升，不当用泻药而故意投泻药，居心叵测。杨涟和左光斗几个大臣直接往见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，责以大义，要他劝郑贵妃尽快移出乾清宫，并主动收回前请，要光宗收回封她为皇太后的成命。郑养性看到群情激昂，郑贵妃也怕惹出大祸，所以就移出乾清宫，并请光宗收回封她为皇太后的诏敕。

看着光宗一天病重一天，鸿胪寺丞李可灼上疏，称自己有仙药可治帝疾。光宗和众大臣也不细究，就要李可灼进药。李可灼进上红丸一粒，光宗服下后顿觉舒畅许多，四肢和暖，气喘变得舒平，食欲也来了，要下人进饮食。众大臣也很高兴，李可灼也更有了信心，随后又连进两粒。光宗傍晚服下药，夜里病情即急剧加重。天还未明，宫中就传出急旨，要诸大臣马上入宫。当大臣们赶到时，光宗已命归西天。这就是长期纠缠不休的“红丸案”。

众大臣哭临礼毕，却不见太子朱由校的影子，都感到十分惊异。按照常理，父皇病逝，太子和众兄弟都应该在场守灵。但光宗死时，不仅皇五子朱由检不在场，而且太子朱由校也一直留在李选侍的身边，没有出来。礼部侍郎刘一燝问道：“皇长子安在？”但没人回答。刘一燝颇气愤，遂大声喊道：“谁敢藏匿新天子？”别的大臣也纷纷附和，群情颇为激昂。太监王安是太子的伴读，知道太子在李选侍处，遂领着刘一燝等人前往。王安先进去秉告李选侍，说事关重大，劝她放太子出来。这时李选侍拉着太子的手，正和魏忠贤密谈。经王安如此一说，李选侍便放太子走了出来。太子刚走出门口，李选侍又后悔了，便上去拉住太子的裙子。王安用力推开李选侍，抱起太子走了出来。刘一燝等人上前连喊万岁，马上将太子扶上辇，直奔文华殿行礼。因李选侍这时住在乾清宫，不可回，太子遂暂居慈庆宫。乾清宫是皇帝、皇后平时住的地方，李选侍既不是嫡母，也不是生母，不应在乾清宫住。吏部尚书周嘉谟和御史左光斗上疏，要李选侍移出，有的大臣主张暂缓。周嘉谟等人担心缓

则生变，力主马上移出。李选侍不得已移至仁寿殿，太子复回乾清宫。九月六日，太子朱由校正式即皇位，即天启皇帝，大局粗安。

在短短的数天之内，明皇宫中连续发生了“红丸”和“移宫”两大案，人情汹汹，几乎酿成大的祸乱。这时崇祯帝十岁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皇祖死了后又死了皇父，年幼的皇兄在纷纷扰扰中当了新皇帝。这一幕幕，他都是亲眼见到的。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。他虽然难以分清其间的是是非非，但皇宫中如此复杂和诡诈，必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印记。